

中国

当代
散文

三百篇



主编／林非 选编／林非

遥遥远远的有一颗白星，不可企及，日夜兼程的跋涉，却丝毫没能使我们靠近，它尾随着我，追逼着我，似乎明了着一切，倾听着一切。然而却冰雪一样的宁静，一次又一次，那宁静使我难以自持，而当我企图把体内躁动的黑海潮掩埋到那冰雪般的宁静中去的时候，一次又一次，那黑海潮就加倍地躁动和翻腾，仿佛受着月照时分的蛊惑。

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
中国

当代
散文

三百篇

主编 林非
选编 林非

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


目 录

我的“饲养员”	沙叶新(761)
香港故事	小 思(765)
陶醉壶口	尧山壁(769)
羊年话妻	冯苓植(773)
藏羚羊跪拜	王宗仁(778)
归来	万振环(781)
克孜尔千佛洞路上	杨羽仪(784)
天都情	蒋子龙(788)
一个女人的爱情观	张晓风(792)
种一片太阳花	李天芳(797)
天籁	周同宾(801)
武夷诗魂	张振金(806)
珍珠鸟	冯骥才(810)
牧童短笛	刘心武(813)
北京的色彩	章 武(817)
含笑的紫荆	徐治平(820)
酒魂	邓洪平(823)
英伦日志半叶	董 桥(826)
绿色旋律	陶 然(829)

黄河臆象	杨闻宇(833)
走出地平线	贾宝泉(836)
云赋	孙 荪(839)
星期天的早上	席慕蓉(843)
毛难山乡古墓群	蓝阳春(848)
什么都快乐	三 毛(852)
闹秧歌	韩静霆(856)
骆驼，古老的行吟诗人	周彦文(859)
山城水清清	沈世豪(864)
仇家死了	卞毓方(868)
体验生命	李佩芝(873)
贺坪峡印象	梅 洁(879)
缙寺与小和尚	廉正祥(884)
小巷	吴 然(888)
爱情不风流	周国平(891)
奋飞的海鸥	张梦阳(893)
壮士的回归	余秋雨(895)
晋祠	梁 衡(898)
泰山与酒	李存葆(903)
领略巫山	周 涛(908)
月浴	郭保林(912)
我愿倾诉，我愿倾听	蔡 旭(915)
美女与厉鬼的风景	张承志(917)

初为人妻	梅绍静(920)
遥念山乡	叶 辛(924)
埃菲尔铁塔沉思	张抗抗(929)
羞女山	叶 梦(934)
苍蝇	赵丽宏(940)
听琴	高洪波(942)
南方的井	吕锦华(946)
一封关于音乐的信	史铁生(950)
尼亚加拉瀑布抒情	刘长春(953)
寻觅优秀的女人	毕淑敏(957)
无名街角	周佩红(962)
游子吟	和 谷(966)
中国人,你为什么不生气	龙应台(969)
仁山智水	舒 婷(973)
佛事	贾平凹(976)
情重	林清玄(981)
西藏大地	马丽华(984)
香山看叶	郑云云(987)
耳光	杜卫东(991)
石福	黄宏地(995)
圆通山花潮	原 因(999)
天理在人间	王英琦(1003)
关于家务	王安忆(1008)

一只金苹果	韩小蕙 (1013)
凝眸	斯 妤 (1017)
辉煌的错误	刘元举 (1020)
自我之光	刘烨园 (1023)
家园	马 力 (1026)
等雪	唐 敏 (1031)
雪又落在草上	张立勤 (1036)
家乡的阁楼	赵翼如 (1042)
湖殇	素 素 (1046)
不可及的白星	筱 敏 (1050)
景山光阴	庞俭克 (1055)
人生麦茬地	张 炜 (1060)
乾陵回望	王剑冰 (1065)
知青墓地	李兰妮 (1069)
草戒指	铁 凝 (1075)
说音乐	叶兆言 (1080)
你是我永远的表达	池 莉 (1084)
绍兴气味	孙 郁 (1087)
夜间的事物	马 莉 (1090)
鸟的建筑	苇 岸 (1095)
悠悠长旅妈妈伴我走	丁亚平 (1099)
美	曹明华 (1103)
渴望跪下	王彬彬 (1107)

人像一根麦秸	徐 迅(1111)
山看人	楚 楚(1115)
一对沉默寡言人	吴 鸿(1118)
夜读	刘江滨(1121)
鸟岛听歌	红 孩(1124)
乐观向上	邱华栋(1128)

沙叶新

(1939—)，江苏南京人，作家。有话剧《假如我是真的》、《马克思秘史》、《陈毅市长》、《耶稣·孔子·披头士列侬》，随笔集《沙叶新的鼻子》等。

我的“饲养员”

我有饲养员，谁？我的爱妻？

那我岂不成了她饲养的动物？对，我是动物，灵长类的高级动物。

一年三百六十五天，一日三餐，都由妻子将我精心饲养。她在学校，当过小学校长，现任上海戏曲学校昆曲科副科长，工作一向勤恳踏实。她在家，是“马大嫂”，买菜、洗菜、烧菜，全部联产承包。我是饭来张口，菜来举箸，啥事也不做。不是我不想做而是不太会做。叫我买菜，我会把草头当荠菜买回来；叫我削菜，我会把竹竿粗的莴苣削得像竹筷；叫我烧菜，也不是我不愿意烧，而烧好之后没人敢吃：一斤青菜，我倒三两油，放四勺盐，还失手将大半包味精全部撒在锅里，如此炒出的青菜吃了不得痴呆症才怪！所以我只好“君子远庖厨”。

前不久，妻子外出旅游，为使我免于嗷嗷待哺，她鼓励我自办一次伙食。临走前她采购了大量食物塞满冰箱，她说这叫

“备战备荒为丈夫”。她还将每周的食谱，哪天、哪顿该吃什么以及各种家常菜的烧法都详细写在纸上，千叮咛、万嘱咐，要我如法炮制。这使我深受感动，不得不连声称诺。但我总是君子动口不动手，妻子走后，我或下馆子，或吃速食面，懒得做饭烧菜。想一想我出差时就要比她轻松多了，除了帮她将米买回来，余事皆不过问，甚至出门前还跟她开玩笑，对她唱段《平贵别窑》：“干柴八担米八斗，留于吾妻度春秋，守得住来将我守，守不住来将我丢！”当然我妻从未将我丢。我出差归来，总还特意为我烧些好吃的，以示热烈欢迎。

我虽不下厨房，但有一样好，不忌口，不挑食，不论妻子喂我精饲料还是粗饲料，我都甘之若饴，没有孔老夫子那套“食不厌精，脍不厌细”的贵族毛病。我还有一样好，吃蚕豆不吐皮，吃虾不吐壳，吃鱼……吃鱼倒是吐刺的，怕卡住喉咙。妻子对我吃虾不吐壳尤其感到惊讶。我说像牛一样，会反刍。妻子说我好喂，易长膘。结婚前，我毛重 105 市斤，如今重达 150 市斤，这一身肉都是我妻精心饲养的成绩。饮水思源，我见肉思妻。

喂得太胖了，就想减肥。去年夏天我天天坚持做玉蟾吸真功、莲花座功、翻浪功。一个多月没吃饭，体重减了 5 公斤，香港的《星岛日报》在“名人天下”的栏目里以整版的篇幅报道此事，通栏标题为《沙叶新：42 天不吃饭》。我在练功辟谷期间，妻子最担心，不吃饭不要饿死？美国著名的乡村歌手卡伦·卡彭特不就是想减肥，得了厌食症死掉的吗？所以她劝

我：吃一点吧，一点不吃时间一长要危及生命的！可我坚决不进食。她急了，说：“胖一点怕什么？中年人胖一点才有风度，男人就漂亮在小油肚上。人胖是发福，发福你懂哦？你不要身在福中不知福！”我还是粒米不进，她就真的发了脾气，说：“有本事你示威游行的时候去绝食，现在天下太平了，你绝食干什么？又想搞动乱呀！”

妻子对我减肥节食的担心，当然是爱我疼我，怕我身体受损。但我想可能还有更深层的原因，即担心我长久绝食下去她会因此而“隐性失业”，无须她再饲养我了。我认为，有些事情或劳作，对大部分妇女来说是种天职、是种权利，比如生育女对妇女而言便是如此。虽然如今科学发达，男子也可以怀孕产子。但假如今后果真让所有男子都挺个大肚子，我想天下的妇女决不会认为这是妇女的解放，而是天赋权利的被剥夺。日常生活中的烧菜煮饭、洗衣浆裳亦如是，许多妇女并不完全认为这些家务劳作是迫不得已的义务，而是自觉自愿的奉献，是性别角色的分工，是表达情爱的手段。尽管她们有时也牢骚满腹，抱怨家务的劳累，倘若真的使所有妇女彻底地“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”，那她们在家庭生活中也将失去独特的魅力和光泽，居家的温馨也将大为减色。我这样说并不是要减轻妇女的家务劳动，更不是为我这种家务懒虫寻找借口。

我妻子对我的饲养当然远不止是膳食方面的饲养，更多、更重要的还是精神上的、感情上的饲养，在这里要满怀深情的对她说一声“谢谢，我永远爱你！”

说了半天忘了介绍妻子姓什么，她姓江，不过现在改了。以前是江青的江，现在改成江泽民的江了。这使我很高兴，说明时代变了，我将更发福。只是我这个姓沙的始终秉性未改，仍然是一盘散沙的沙。

1992年6月

小 思

(1939—), 香港人, 女, 散文家。有散文集《路上谈》、《承教小记》、《日影行》等。

香港故事

香 港, 一个身世十分朦胧的城市!

身世朦胧, 大概来自一股历史悲情。回避, 是忘记悲情的良方。如果我们说香港人没有历史感, 这句话不一定包含贬斥的意思。路过宋皇台公园, 看见那块有点呆头呆脑的方块石, 很难想像七百多年前, 那大得可以站上几个人的巨石样子, 自然更无法联想宋朝末代小皇帝, 站在那儿临海饮泣的故事了。

香港, 没有时间回头关注过去的身世, 她只有努力朝向前方, 紧紧追随着世界大流适应急剧的新陈代谢, 这是她的生命节奏。好些老香港, 离开这都市一段短时期, 再回来, 往往会站在原来熟悉的街头无所适从, 有时还得像个异乡人一般向人问路, 因为还算不上旧的楼房已被拆掉, 什么后现代主义的建筑高架天桥全现眼前, 一切景物变得如此陌生新鲜。

身为一个土生土长的香港人, 我常常想总结一下香港人的个性和特征, 以便向远方友人介绍, 可是, 做起来原来并不容易, 也许是多变, 也许是每当仔细想起她, 我就会陷入浓

烈的感情魔网中……爱恨很分明。只要提起我童年生命背景的湾仔，就可说明这种爱恨交缠的境况。

说湾仔是一个与海争地的旧区，并不过分，因她大部分土地都是从海里夺过来的，老街坊站在轩尼诗道上，就会咀嚼着沧海桑田的滋味。当初在填海土地上建成的房子已经残旧，给人一幢一幢拆掉，代替的是更高更遮天的大厦。偶然一座不知何故可以苟延残喘夹在新厦中间的旧楼，寒伧得叫人凄酸。有时，我宁愿它也赶快被拆掉，可是，又会庆幸它的存在，正好牵系着我的童年回忆。洛克道、谢菲道，曾经是有名的烟花之地，自从苏丝黄故事出现之后，湾仔这个名字，在许多外国浪子心中，引起无数蛊惑联想。每逢维多利亚港口停泊着外国舰只时，我就很怕人家提起湾仔。我曾经厌恶自己生长在这个老区，但别人说她的不是，我又会非常生气，甚至不顾一切地为她辩护。在回忆里，尽管是寻常街巷，都具温馨。现在，湾仔已经面目全新了，新型的酒店商厦，给予她另一种华丽生命。我本该为她高兴才对，但随着她容貌个性的变易，仿佛连我的童年记忆也逐渐褪色，湾仔已经变得一切与我无干了。

文化，是一座城的个性所在。香港的个性呢？有人说她中西交汇，有人说她是个沙漠。是丰腴多彩？还是干枯苦涩？应该如何描绘她？可惜，从来没有一个心思细密的丹青妙手，给她逼真造像。文化沙漠，倒是人人叫得响亮，一叫几十年，好像理所当然似的，也没有人认真地查根究底。难道几百万人就活在这片荒漠上么？多少年来，南来北往的过客，虽然未尝以

此为家，毕竟留下许多开垦的痕迹，假如她到如今还是荒芜，那又该由谁来负责呢？这样说罢，香港的文化个性也很朦胧，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为她添上一草一木，结果形成奇异园地。西方人来，想从她身上找寻东方特质，中国人来，又稍嫌她洋化，我们自己呢？一时说不清，只好顺水推舟，昂起头来接受了“中西文化交流中心”的称誉，又逆来顺受人云亦云的承认了“文化沙漠”的恶名。只求生存，一切不在乎，香港就这样成为许多人瞩目的城市了。

不知不觉，无声岁月流逝。蓦然，我们这一代人发现，自己的生命与香港的生命，变得难解难分。离她而去的，在异地风霜里，就不禁惦念着这地方曾有的护荫。而留下来的，也不得不从头细看这抚我育我的土地；于是，一切都变得很在乎，但，没有时间回头关注过去的身世了，前面还有漫漫长路要走。

远方朋友到香港来，我总喜欢带他们到太平山顶看香港夜景。不是为旅游广告的宣传：“亿万金元巨制的堂堂灯火”而是——

乘缆车上山，我们不能不注意那种特殊感觉。车子自山下启程，人坐在车厢里，背靠着椅子，必须回过头来看山下的景物。在一种要把人往下吸拉的力度中，就看见沿途的建筑物都倾斜了，尽管我们不自觉地调校了坐姿，把视线与建筑物平行起来，但其实我们是用倾斜角度看山下一切。到了终站，当满城灯火在我们脚下时，我往往保持沉默，可以用什么语言来描

述香港呢？倒不如就让黑夜显得十分璀璨的人间灯火去说明好了。说实话，我也正沉醉在过客的啧啧称奇中。

香港的夜里风光，可谓最为耐人寻味。层层叠叠深深浅浅的闪烁，演成无尽的层次感。我总爱半眯着眼睛看山上山下的灯光，就如一幅迷锦乱绣。正因看不真切，那才迷人。过客也不必深究，这场灯火景致，永留心中，那就足够记住香港了。

我常对朋友说，香港既是一个朦胧之城，生长其中的人，自当也具备这种朦胧个性。香港人不容易理解，因为我们自己也无法说得清楚。生于斯长于斯，血脉相连着，我们已经与香港订下一种爱恨交缠的关系。对于她，我们有时很骄傲，有时很自卑，这矛盾缠成不解之结，就是远远离她而去的人，还会时在心头。

倾城之恋，朦胧而缠绵，这是香港与香港人的故事。

尧山壁

(1939—)，河北隆尧人，作家。有诗集《山水新歌》、《渡江曲》、《金翅歌》，散文集《母亲的河》、《父母天地心》等。

陶醉壶口

到壶口看瀑布去！清晨还颇大的吸引力渐渐被漫长的旅途磨损，加上黄土高原平淡无奇，车过宜川渐渐安静下来，歌声笑语听不见了，代之以鼾声断续。

忽然有谁从梦中猛醒，惊呼雨来了，听那隆隆雷声，车窗外分明风轻云淡，没有变天。司机笑说，那就是壶口瀑布的响声。真是先声夺人，车上立时活跃起来，个个侧耳倾听。如火车出站，航班起飞，放炮开山。感觉在战斗，山在摇晃，车窗忽闪，大家的心也被强烈地震撼着，内心的激动从眼神里迸射出来。

车在旅游管理处停下，大家迫不及待地跳下来，快步走下岩蹬，跑过石滩，来到面对瀑布的巨岩边选好位置。只见滚滚黄水从高高崖头跌落下来，挟风带雨，雷霆万钧，如土山飞崩，黄海倒倾，溅起水雾腾空，蒸云弥漫，恰似从水底冒出来滚滚浓烟。水底悬流激荡，如开锅沸水，浪滚涡翻，泡沫簇拥。这雾，这云，这烟，这泡，皆呈现为黄色，散发着泥土气息，使这瀑布增加了质重感，更使那吼声如洪钟闷雷，震荡峡

谷，气吞山河。

大家聚精会神，全不知何时云破日出，那瀑布骤然亮起来，闪耀着金属般的光泽。那升腾的水雾因阳光折射，幻化出道道彩虹，有的从天际插入，似长鲸饮涧；有的横卧河上，如彩桥飞架；有的飘忽游移，像花团锦簇；有的续续断断，呈扑朔迷离状。我们之中不知谁福大命大，吉人天相，带来如此的好运气，使大家能够看上这天下奇观。

我默立在瀑布面前，被这气势这风采惊得目瞪口呆，任飞雨溅沫淋个痛快。我拜倒在这大自然的杰作脚下，不寒而栗，觉得自己这么渺小，骄娇二气荡然无存。我觉得一股清流爽气自百会灌入，注满膻中、丹田，流遍周身，最后从劳宫、涌泉溢出。觉着接上了天地之气，通了电流，调动磁场，加速血流，冲走了淤血浊气，浑身清爽，继而灼热，气力勃发，精神倍增。我忽然领悟到了李白“黄河之水天上来”的境界，光未然、冼星海《黄河大合唱》的灵感，明白了为什么民族危亡时刻，东渡抗日的将士们要选在这里誓师出征。

“欲穷千里目，更上一层楼。”我攀岩走壁绕行到高处，观察壶口的构造。黄河自秦晋峡谷北来，宽400多米，来到这里骤然收缩，仅四五十米，断崖落差40米，河槽真像一把巨壶，将每秒9000立方米流量收入。正如明朝人惠世扬诗中所云：“源出昆仑衍大流，玉关九转一壶收。”壶口以下河槽很窄，不过一二十米，水急浪高，槽深流远，当地人称“十里龙槽”，相传大禹治水时龙身穿凿而成。民谚说：“九里三分